

# 牵动中东地缘政治神经的也门乱局

上海高校智库、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所长 孙德刚



孙德刚

也门局势近日突然恶化，什叶派胡塞武装组织步步进逼，总统哈迪逃往沙特，沙特等中东海湾国家的10国军队出兵援助，对胡塞武装发动代号为“果断风暴”的空袭行动。

也门乱局背后的地缘政治因素如何？未来局势可能向什么方向发展？我们请专家为您解读。

——编者

问：沙特等阿拉伯国家为何干预也门局势？希望达到什么目的？

答：对也门局势走向最为关注的要数沙特和伊朗。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摧毁了萨达姆政权；2010年底以来的中东剧变又相继摧毁了突尼斯本·阿里政权、埃及穆巴拉克政权、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和也门萨利赫政权等，叙利亚巴沙尔政权也元气大伤。中东政治权力的中心从东地中海地区向海湾地区转移，沙特和伊朗争相成为中东地区主导国。

沙特是逊尼派占主体的阿拉伯国家，伊朗是什叶派占主体的波斯国家，这两个大国像巨人一样站在海湾的西岸和东岸，两国在也门的较量是其地区领导权之争的一个缩影。

从表面上看，沙特与伊朗的恩怨源于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差异，但宗教实际上只是两国“政治动员的工具”，真正的分歧在于两国互相否定对方政治制度的正当性——沙特是君主制国家，伊朗是伊斯兰神权国家，两国的政治发展模式具有天然的竞争性。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后，霍梅尼领导民众推翻了伊朗的君主制，并公开挑战海湾阿拉伯国

## 2 沙特伊朗两强“隔空过招”

家君主制的合法性。

因而，以沙特为代表的海湾君主制国家视伊朗为挑战阿拉伯君主制政权合法性的“洪水猛兽”，1980—1988年的两伊战争、1982年什叶派武装——黎巴嫩真主党的成立、2003年以后的伊拉克逊尼派与什叶派冲突、2011年以来叙利亚逊尼派与什叶派分支阿拉维派的纷争、2011年巴林什叶派群众走上街头反对逊尼派的统治，以及2014年以来也门什叶派胡塞武装反对哈迪政府等等，都使沙特王室政权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担心如果任其发展，伊朗将利用其什叶派身份，干涉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巴林和也门等阿拉伯国家的内政。如果将上述力量连为一体，就会形成“什叶派新月地带”，对沙特形成半包围。在沙特受到威胁时，奥巴马政府却执意要与伊朗达成和解，迫使沙特不得不依靠阿盟框架下的逊尼派联盟，对抗伊朗。

伊朗同样有一种不安全感。在伊朗看来，

海合会成员国“引狼入室”，允许美军建立军事基地，对伊朗提出的“海湾集体安全机制”嗤之以鼻，却在安全上成为西方大国的“马前卒”。沙特在伊朗核问题上联合西方方向德黑兰施压，甚至不顾巴勒斯坦人的权益，暗地与以色列联手孤立伊朗。阿拉伯世界的什叶派力量和伊朗不仅受到以色列和西方大国的威胁，还受到逊尼派力量的打压。

也门胡塞武装主张走伊朗式的政教合一的道路，使沙特政府倍感紧张。沙特率领卡塔尔、科威特、阿联酋、巴林、约旦和摩洛哥等阿拉伯君主制国家，拉上埃及、苏丹，对胡塞武装发动了多轮空袭，并在阿盟会议上宣布组建阿拉伯联合部队。其短期目标是敲山震虎，威慑胡塞武装；其中期目标是破坏胡塞武装控制下的萨那等大城市的投资环境，迫使国际社会撤侨，使胡塞武装丧失民心；其长期目标是在也门建立亲沙特的逊尼派政权，不给伊朗可乘之机。

## 3 “中东大战”爆发可能性小

问：有媒体将也门乱局称为“新一场中东战争”爆发，您如何看待？美国的态度又如何？

答：新时期西亚地区面临四类局部冲突，一是以色列与哈马斯的冲突；二是叙利亚和利比亚的内战；三是国际社会对“伊斯兰国”组织的打击；四是也门冲突。有媒体预测，中东地区恐将爆发一场新的全面战争，沙特和伊朗都在做最坏的打算。

沙特北部受伊拉克“伊斯兰国”组织和叙利亚内战的威胁，南部受也门胡塞武装夺权的挑战，东部是劲敌伊朗，奥巴马政府又不愿过多卷入中东冲突，甚至踩着沙特的肩膀与

伊朗和谈，加上国际油价的大幅下跌，沙特的收入减少，国内矛盾有所抬头。在内外挑战面前，2015年刚继任王位的萨勒曼需要通过强硬手段树立在国内、海合会和阿盟的权威——在北方空袭“伊斯兰国”组织，在南方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实施“两面开弓”战略。

作为温和保守派的代表人物，鲁哈尼担任伊朗总统后，积极改善与西方大国的关系，尤其是在伊核问题上奉行务实政策。长期以来，伊朗的战略重心在伊拉克和霍尔木兹海峡，而不是红海与曼德海峡。沙特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后，总体而言，伊朗保持了相当大的克

制，直接派兵也门、与沙特迎头相撞，爆发一场大战的可能性不大。

伊朗与沙特在也门的博弈使美国政府左右为难。奥巴马上台后，美国试图将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地区。但是乌克兰危机的爆发、“伊斯兰国”组织力量的崛起、叙利亚内战的久拖不决、也门教派冲突升级、突尼斯和利比亚局势的动荡等，都使奥巴马政府难以在短期内从欧洲和中东脱身。

当前美国在也门对岸的吉布提军事基地部署了3000人左右，在海湾地区的科威特、巴林、卡塔尔和阿联酋等部署了近3万人。也门冲突的升级留住了美军，聚拢了逊尼派阿拉伯国家，压住了胡塞武装，卡住了伊朗，围绕也门冲突的大国博弈的序幕将徐徐拉开。

## 4 也门改变中东政治格局

的矛盾等；二是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矛盾，以哈马斯与以色列的冲突为焦点；三是恐怖与反恐的矛盾，以国际社会空袭“伊斯兰国”组织和“基地”分支为焦点；四是逊尼派与什叶派力量之间的矛盾，以也门危机为焦点。

随着以沙特、埃及等为代表的逊尼派力量和以伊朗为代表的什叶派力量之间的矛盾上升，中东冲突的重心开始转向阿拉伯半岛南部，这无疑符合以色列、“伊斯兰国”组织和“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的利益，因为它们不

再是矛盾的焦点，甚至可以从中浑水摸鱼。

其次，也门冲突升级将使威权政治重返中东舞台。从北非的突尼斯、利比亚、埃及到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土耳其、以色列，从叙利亚到沙特和伊朗，在经过几轮中东剧变的盘整之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埃及总统塞西、叙利亚总统巴沙尔、沙特国王萨勒曼、伊朗总统鲁哈尼等强势政治领导人登上中东政治舞台，他们的个性特征也将影响中东局势的走向。

## 内部争斗折射外部干预

问：也门乱局的背景和目前的局势如何？

答：也门虽临近海湾，却是中东的贫油国，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50%以上。也门枪支泛滥，部落多达190个，逊尼派和什叶派穆斯林分别占总人口的60%和40%，不同部落和教派长期以来严重对立。

萨利赫执政也门政权达33年之久，被誉为中东政治舞台上的“常青树”。2011年也门反对派走上街头，要求萨利赫交权，后在海湾阿拉伯国家斡旋下，萨利赫2012年初下野，哈迪出任总统。

此后，也门社会长期积压的部落矛盾和教派矛盾像打开的“潘多拉盒子”，逐步浮出水面，各派之间围绕修宪、选举、各派分权、燃油补贴、民生等问题矛盾不断，加上也门南北方之间的差异和矛盾，政治和社会问题成为困扰哈迪新政府的巨大挑战。

被称为“老狐狸”的前总统萨利赫虽退出总统职位，却不断暗地干预哈迪政府的政治生活。也门什叶派胡塞武装与萨利赫结为同盟，利用民众的不满，拿起武器，走上街头。也门地方武装林立，政府军中大约三分之二倒向胡塞武装，站在了哈迪的对立面。

也门教派冲突表面上看是各派围绕选举和权力争夺而产生的内部争斗，实际上有盘根错节的外部干预的影子。外部势力利用也门政治危机扩大自己的地缘政治影响力，使本来已经复杂的危机“雪上加霜”。

问：未来也门局势走向以及对地区政治的影响如何？

答：也门危机背后存在着逊尼派与什叶派、伊朗与沙特、以色列与伊朗以及美国与域外大国之间的多重博弈。尽管也门胡塞武装尚无能力封锁曼德海峡，阻断从红海到亚丁湾的海上战略通道，但也门冲突升级、外部介入也门事务将对中东地缘政治产生深远影响。

首先，也门冲突升级将改变中东地区的主要矛盾。2010年底中东剧变发生后，中东地区相继出现了四类主要矛盾：一是世俗力量和宗教力量之间的矛盾，如埃及军方与穆斯林兄弟会的矛盾，利比亚世俗派与宗教力量

# 法国地方选举为何进一步“右转”

法媒体推波助澜

3月29日，法国省议会选举结果揭晓，右派和中右派组成的联盟获得大胜，拿下全国约三分之二的省议会。执政党则是继市镇选举、欧洲议会选举、参议院选举之后第四次败北。

玛丽娜·勒庞领导的极右政党国民阵线虽然未在任何省议会获得多数席位，但得票率仍相当可观，当选的省议会成员数量显著增加。

## 经济疲软引不满

玛丽娜·勒庞和极右翼在法国的“崛起”绝非偶然。

第一，法国经济疲软导致失业率居高企，这一点在年轻人中尤甚。近200万年轻人无学历、无教育经历、无工作；四分之一可就业的年轻人正处于失业状态；三分之一的年轻人被大材小用，五分之一的年轻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法国14万无固定住所的人中，其中四分之一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

作为执政党的社会党尽管实行“青年保障”计划，但对于广大“尼特族”（不升学、不就业、不进修后参加就业辅导的社会族群）而言无疑是杯水车薪。极度不满导致人们将票投给了极右翼势力。

第二，国民阵线本身“脚踏两条船”，左右通吃。从政党纲领和选民构成来看，国民阵线确实有着左翼色彩。国民阵线的很多政策与法国极左翼的“左翼阵线”异曲同工，甚至比左翼政党更吸引法国工人阶级的关注和支持。

## 民众投票热情低

值得一提的是，法国省议会的投票率仅50%，反映出法国民众政治参与度低，对政治缺乏热情甚至充满失望，客观上造成了“沉默的大

多数”效应。而参与投票的往往都是“狂热分子”，其中很多都是国民阵线的支持者。

比利牛斯—东部省的埃尔纳小镇以前是左派的根据地，国民阵线在当地推出几乎默默无闻的候选人，竟获得31%选票。当地人称：“国阵的选民不记得这些候选人的名字，只要给一个稻草人穿上国阵的制服，人家也会选他。”

## 顺势而为转矛头

第三，沙尔利事件为国民阵线的反移民宣传提供了现实依据。该事件凸显了伊斯兰与西方文明之间的矛盾冲突，助长了极右势力的急速膨胀。

国民阵线本质上是一个极右翼势力，“排外、强调法国人的法国，反

对欧洲一体化”的立场始终未变。值得注意的是，国民阵线也在进行自我调整。老勒庞时期大打“反犹”牌，民意支持率受到影响，玛丽娜·勒庞“吸取教训”，将矛头转向“反对伊斯兰、反对移民”。近年来，阿拉伯—黑人—穆斯林移民逐渐成为法国媒体攻击的对象，国民阵线可谓顺势而为，支持率因此不断上涨。

第四，萨科齐右转客观上助长了极右翼气焰。萨科齐领导的人民运动联盟虽是中右性质的政党，但他本身却在不断右转。

萨科齐2005年任内政部长时期对巴黎郊区骚乱表示“零容忍”，铁腕本色可见一斑。担任总统期间，萨科齐推动立法禁止伊斯兰妇女佩戴遮住全身的罩袍，并大规模驱赶罗姆人。

第五，社会舆论推波助澜。媒体在法国政治生活中已经蜕变为“政权、媒体和财团”新型三权分立中的一大权力。法国民众整天在电视上看到的就是“不安全、阿拉伯人、伊斯兰、恐怖主义、贩毒”等字眼，自然会潜移默化地培养出排外情绪。

同时，畅销书中也充满极右色彩。埃里克·齐姆尔的《法国自戕》提到反对穆斯林移民，米歇尔·维勒贝克的《臣服》讲述穆斯林政党赢得法国大选，人心惶惶。两本书大受欢迎，恰恰反映今天法国社会正处于最强大的“保守主义思潮”席卷之中。

法国政治右倾若成为新常态，无论对法国还是欧洲而言都是有百弊而无一利。要让法国这辆低速列车停止向右转，奥朗德领导的社会党励精图治、振兴经济，才是唯一“刹车器”。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宋卿